

現代創作文庫

魯迅選集



上海萬象書屋印行
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？
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——這來由，已經在『吶喊』的序文上，約略說過了。這里還應該補敘一點的，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，情形和現在很不同：在中國，小說不算文學，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，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。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『文苑』裏的意思，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，來改良社會。

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，注重的倒是在介紹，在翻譯，而尤其注重於短篇，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。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，有些青年，都引那吶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。所以『小說作法』之類，我一部都沒有看過，看短篇小說卻不少，小半是自己也愛看，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。也看文學史和批評，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，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，是絕不相干的。

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，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，因此所看的俄國、波蘭，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。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、埃及的作品，但是得不到。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（N. Gogol）和波蘭的顯克微支（H. Sienkiewicz）。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。

回國以後，就辦學校，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，這樣的有五六年。為什麼又開手了呢？——這也已經寫在『吶喊』的序文裏，不必說了。但我的來做小說，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，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，要做論文罷，沒有參考書，要翻譯罷，沒有底本，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，這就是『狂人日記』。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，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。

但是『新青年』的編輯者，卻一回一回的來催，催幾回，我就做一篇，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，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。

自然，做起小說來，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。例如，說到『為什麼』做小說罷，我仍抱着十多年前寫的『啟蒙主義』以為必須是『為人生』，而且要改良這人生。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『閒書』，而且將『為藝術的藝術』看作不過是『消閒』的新式的別號。所以我的取材，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，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療救的注意。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，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，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。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，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，只有主要的

幾個人（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），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，這方法是適宜的，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，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。

我做完之後，總要看兩遍，自己覺得拗口的，就增刪幾個字，一定要牠讀得順口；沒有相宜的白話，寧可引古語，希望總有人會懂，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，是不大用的。這一節，許多批評家之中，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，但他稱我爲 *Stylist*。

所寫的事迹，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，但決不全用這事實，只是採取一端，加以改造，或生發開去，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爲止。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，沒有專用過一個人，往往嘴在浙江，臉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脚色。有人說，我的那一篇是罵誰，某一篇又是罵誰，那是完全胡說的。

不過這樣的寫法，有一種困難，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。一氣寫下去，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，盡了他的任務。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，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，性格也許就變了樣，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。例如我做的『不周山』，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，以至衰亡的，而中途去看報章，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，心裏很不以爲然，於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，不但必有，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。但這些處所，除了自己，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，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，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。

我想，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，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，但自己沒有試驗過。

忘記是誰說的了，總之是，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，最好是畫他的眼睛。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，倘若畫了全副的頭髮，即使細得逼真，也毫無意思。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，可惜學不好。

可省的處所，我決不硬添，做不出的時候，我也決不硬做，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，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，不能作為通例的。

還有一層，是我每當寫作，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。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，批評界更幼稚，不是舉之上天，就是按之入地，倘將這些放在眼裏，就要自命不凡，或覺得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，必須壞處說壞，好處說好，才於作者有益。

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，因為他於我沒有恩怨，雖然所批評的是別人的作品，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。但自然，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。

以上，是十年前的事了，此後並無所作，也沒有長進，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，怎麼能呢。拉雜寫來，不過如此而已。

三月五日燈下。

·選自創作的經驗·

出關

老子毫無動靜的坐着，好像一段呆木頭。

「先生，孔丘又來了！」他的學生庚桑楚，不耐煩似的走進來，輕輕的說。

「請……」

「先生，您好嗎？」孔子極恭敬的行着禮，一面說。

「我總是這樣子，」老子答道。「您怎麼樣？所有這裏的藏書，都看過了罷？」

「都看過了。不過……」孔子很有些焦躁模樣，這是他從來所沒有的。「我研究『詩』、『書』，

『禮』、『樂』、『易』、『春秋』、『六經』，自以為很長久了，夠熟透了。去拜見了七十二位主子，誰也不

採用。人可真是難得說明白呵。還是『道』的難以說明白呢？」

「你還算運氣哩，」老子說，「沒有遇着能幹的主子。六經這玩藝兒，只是先王的陳迹呀。那里

是弄出迹來的東西呢？您的話，可是和迹一樣的，迹是鞋子踏成的，但迹難道就是鞋子嗎？」停了一會，

又接着說道：「白鴉們只要瞧着，眼珠子動也不動，然而自然有孕；蟲呢，雄的在上風叫，雌的在下風應，

自然有孕；類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，所以自然有孕。性是不能改的，命是不能換的，時是不能留的，道是

不能塞的。只要得了道，什麼都行，可是如果失掉了，那就什麼都不行。」

孔子好像受了當頭一棒，亡魂失魄的坐着，恰如一段呆木頭。大約過了八分鐘，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氣，就起身要告辭，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致謝着老子的教訓。

老子也並不挽留他，站起來扶着拄杖，一直送他到圖書館的大門外。孔子就要上車了，他才留聲機似的說道：

「您走了，您不喝點兒茶去嗎……」

孔子答應着「是是」，上了車，拱着兩隻手極恭敬的靠在橫板上，再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揮，嘴裏喊一聲「都」，車子就走動了。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幾步，老子才回進自己的屋裏去。

「先生今天好像很高興，」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，才站在旁邊，垂着手說，「話說的很不少……」

「你說的對。」老子微微的歎一口氣，有些頹唐似的回答道，「我的話真也說的太多了。」他又彷彿突然記起一件事情來，「哦，孔丘送我的，一隻雁鵝，不是曬了臘鵝了嗎？你蒸蒸日上罷，我橫豎沒有牙齒，咬不動。」

庚桑楚出去了。老子就又靜下來，合了眼。圖書館裏很寂靜。只聽得竹竿子碰着屋簷響，這是庚桑楚在取掛在簷下的臘鵝。

一過就是三個月。老子仍舊毫無動靜的坐着，好像一段呆木頭。

「先生，孔丘來了哩！」他的學生庚桑楚，詫異似的走進來，輕輕的說。「他不是長久沒來了嗎？這次來，不知道是怎的……」

「請……」老子照例只說了這一個字。

「先生，您好嗎？」孔子極恭敬的行着禮，一面說。

「我總是這樣子。」老子答道。「長久不看見了，一定是躲在窩裏用功罷？」

「那里那里，」孔子謙虛的說。「沒有出門，在想着。想通了一點：鴉鵲親嘴，魚兒塗口水，細腰蜂兒化別個懷了弟弟，做哥哥的就哭。我自己久不投在變化裏了，這怎麼能夠變化別人呢……」

「對對！」老子道。「你想通了！」

大家都從此沒有話，好像兩段呆木頭。

大約過了八分鐘，孔子這才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氣，就起身要告辭，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致謝着老子的教訓。

老子也並不挽留他。站起來扶着拄杖，一直送他到圖書館的大門外。孔子就要上車了，他才留聲

機似的說道：

「您走了？您不喝點兒茶去嗎……」

孔子答應着「是是」上了車，拱着兩隻手極恭敬的靠在橫板上；再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揮，嘴裏喊一聲「都」，車子就走動了。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幾步，老子才回進自己的屋裏去。

「先生今天好像不大高興，」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，才站在旁邊，垂着手，說「話說的很少……」

「

「你說的對。」老子微微的歎一口氣，有些頹唐的回答道。「可是你不知道，我看我應該走了。」

「這為什麼呢？」庚桑楚大吃一驚，好像遇着了晴天的霹靂。

「孔丘已經懂得了我的意思。他知道能够明白他的底細的，只有我，一定放心不下。我不走，是不大方便的……」

「那麼，不正是同道了嗎？還走什麼呢？」

「不，」老子擺一擺手，「我們還是道不同。譬如同是一雙鞋子罷，我的是走流沙，他的是上朝廷

的。」

「但您究竟是他的先生呵！」

「你在我這里學了這許多年，還是這麼老實，」老子笑了起來，「這真是性不能改，命不能換了。」

「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；他以後就不再來，也不再叫我先生，只叫我老頭子，背地裏還要玩花樣了呀。」

「我真想不到。但先生的看人是不會錯的……」

「不開頭也常常看錯。」

「那麼，」庚桑楚想了一想，「我們就和他幹一下……」

老子又笑了起來，向庚桑楚張開嘴：

「你看我牙齒還有嗎？」他問。

「沒有了。」庚桑楚回答說。

「舌頭還在嗎？」

「在的。」

「懂了沒有？」

「先生的意思是說：硬的早掉，軟的却在嗎？」

「你說的對。我看你也還不如收拾收拾，回家看看你的老婆去罷。但先給我的那匹青牛刷一下，

鞍轡曬一下。我明天一早就要騎的。」

老子到了函谷關，沒有直走到關口的大道，却把青牛一勒，轉入岔路，在城根下慢慢的遶着他。想爬城，城牆倒並不高，只要站在牛背上，將身一聳，是勉強爬得上的；但是青牛留在城裏，却沒法搬出城外去。倘要搬，得用起重機，無奈這時魯般和墨翟都還沒有出世，老子自己也想不到會有這玩意。總而言之，他用盡哲學的腦筋，只是一個沒有法。

然而他更料不到當地彎進岔路的時候，已經給探子望見，立刻去報告了關官。所以遶不到七八大路，一羣人馬就從後面追來了。那個探子躍馬當先，其次是關官，就是關尹喜，還帶着四個巡警和兩個簽子手。

「站住！」幾個人大叫着。

老子連忙勒住青牛，自己是一動也不動，好像一段呆木頭。

「阿呀！」關官一衝上前，看見了老子的臉，就驚叫了一聲，即刻滾鞍下馬，打着拱，說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老聃館長。這真是萬想不到的。」

老子也趕緊爬下牛背來，細着眼睛，看了那人一看，含含糊糊的說：「我記性壞……」

「自然，自然，先生是忘記了的。我是關尹喜，先前因為上圖書館去查『稅收精義』，曾經拜訪過先生……」

這時簽子手便翻了一通青牛上的鞍韉，又用簽子刺一個洞，伸進指頭去掏了一下，一聲不響，撮着嘴走開了。

「先生在城圈邊溜溜？」關尹喜問。

「不，我想出去，換換新鮮空氣……」

「那很好！那好極了！現在誰都講衛生，衛生是頂要緊的。不過機會難得，我們要請先生到關上去住幾天，聽聽先生的教訓……」

老子還沒有回答，四個巡警就一擁上前，把他扛在牛背上，簽子手用簽子在牛屁股上刺了一下，牛把尾巴一捲，就放開脚步，一同向關口跑去了。

到得關上，立刻開了大廳來招待他。這大廳就是城樓的中一間，臨窗一望，只見外面全是黃土的平原，愈遠愈低；天色蒼蒼，真是好空氣。這雄關就高踞峻坂之上，門外左右全是土坡，中間一條車道，好像峭壁之間，實在是只要一丸泥就可以封住的。

大家喝過開水，再吃饅頭。讓老子休息一會之後，關尹喜就提議要他講學了。老子早知道這是免不掉的，就滿口答應。於是轟轟了一陣，屋裏逐漸坐滿了聽講的人們。同來的八人之外，還有四個巡警，兩個簽子手，五個探子，一個書記，賬房和廚房。有幾個還帶着筆、刀、木札，須備抄講義。

老子像一段呆木頭似的坐在中央，沉默了一會，這才咳嗽幾聲，白鬍子裏面的嘴唇在動起來了。

大家即刻屏住呼吸，側着耳朵聽。只聽得他慢慢的說道：

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……」

大家彼此面面相覷，沒有抄。

「故常無欲以觀其妙，」老子接着說，「常有欲以觀其竅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……」

大家顯出苦臉來了，有些人還似乎手足失措。一個簽子手打了一個大呵欠，書記先生竟打起瞌睡來，嘩唧一聲，刀筆木札，都從手裏落在席子上面了。

老子彷彿並沒有覺得，但彷彿又有些覺得似的，因為他從此講得詳細了一點。然而他沒有牙齒，發音不清，打着陝西腔，夾上湖南音，「哩」「呢」不分，又愛說什麼「呬」！大家還是聽不懂。可是時間加長了，來聽他講學的人，倒格外的受苦。

為面子起見，人們只好熬着，但後來總不免七倒八歪斜，各人想着自己的事，待到講到「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，」住了口了，還是誰也不動彈。老子等了一會，就加上一句道：

「呬，完了！」

大家這才如大夢初醒，雖然因為坐得太久，兩腿都麻木了，一時站不起身，但心裏又驚又喜，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樣。

頓。

於是老子也被送到廂房裏，請他去休息。他喝過幾口白開水，就毫無動靜的坐着，好像一段呆木。人們却還在外面紛紛議論。過了多久，就有四個代表進來見老子，大意是說他的話講得太快了，加上國語不大純粹，所以誰也不能筆記。沒有記錄，可惜非常，所以要請他補發些講義。

「來寫話哈西，俺實直頭聽弗懂！」賬房說。

「還是耐自家寫子出來末哉。寫子出來末，總算弗白嚼蛆一場哉呢。阿是？」書記先生道。

老子也不十分聽得懂，但看見別的兩個把筆刀、木札，都擺在自己的面前了，就料是一定要他編講義。他知道這是免不掉的，於是滿口答應，不過今天太晚了，要明天才開手。

代表們認這個結果為滿意，退出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氣有些陰沉沉，老子覺得心裏不舒適，不過仍須編講義，因為他急於要出關，而出關，却須把講義交卷。他一看眼面前的一大堆木札，似乎覺得更加不舒適了。

然而他還是不動聲色，靜靜的坐下去，寫起來。回憶着昨天的話，想一想，寫一句。那時眼鏡還沒有發明，他的老花眼睛細得好像一條線，很費力，除去喝白開水和吃饅頭的時，寫了整整一天半，也不過五千個大字。

「爲了出關，我看這也數行得過去了。」他想。

於是取了繩子，穿起木札來，計兩串，扶着拄杖，到關尹喜的公事房裏去交稿，並且聲明他立刻要走的意思。

關尹喜非常高興，非常感謝，又非常惋惜，堅留他多住一些時，但看見留不住，便換了一副悲哀的臉相，答應了，命令巡警給青牛加鞍。一面自己親手從架子上挑出一包鹽，一包胡麻，十五個饅頭來，裝在一個充公的白布口袋裏，送給老子，做路上的糧食。並且聲明：這是因為他是老作家，所以非常優待，假如他年紀青，饅頭就只能有十個了。

老子再三稱謝，收了口袋，和大家走下城樓，到得關口，還要牽着青牛走路；關尹喜竭力勸他上牛，避讓一番之後，終於也騎上去了。作過別，撥轉牛頭，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。

不多久，牛就放開了脚步。大家在關口目送着，去了二三丈遠，還辨得出白髮，黃袍，青牛，白口袋，接着就塵頭逐步而起，罩着人和牛，一律變成灰色，再一會，已只有黃塵滾滾，什麼也看不見了。

大家回到關上，好像卸下了一副擔子，伸一伸腰，又好像得了什麼貨色似的，咂一咂嘴，好些人跟着關尹喜走進公事房裏去。

「這就是稿子？」賬房先生提起一串木札來，翻着說。「字倒寫得還乾淨。我看到市上去賣起來，

「一定會有人要的。」

書記先生也湊上去，看着第一片，念道：

「『道可道，非常道』……呼，還是這些老套。真教人聽得頭痛，討厭……」

「醫頭痛最好是打盹。」賭房放下了木札，說。

「哈哈……我真只好打盹了。老實說，我是猜他要講自己的戀愛故事，這才去聽的。要是早知道，他不過這麼胡說八道，我就壓根兒不去坐這麼大半天受罪……」

「這可只能怪您自己看錯了人。」關尹喜笑道。「他那裏會有戀愛故事呢？他壓根兒就沒有過戀愛。」

「您怎麼知道？」書記詫異的問。

「這也只能怪您自己打了瞌睡，沒有聽到他說『無為而無不為』。這傢伙真是『心高於天，命薄如紙』。想『無不為』，就只好『無為』。一有所愛，就不能無不愛，那里還能戀愛？你看你自己就是：現在只要看見一個大姑娘，不論好醜，就眼睛甜膩膩的，都像是你自己的老婆。將來娶了太太，恐怕就要像我們的賬房先生一樣，規矩一些了。」

窗外起了一陣風，大家都覺得有些冷。

「這老頭子究竟是到那里去，去幹什麼的？」書記先生趁勢岔開了關尹喜的話。

「自說是上流沙去的，」關尹喜冷冷的說。「看他走得到。外面不但沒有鹽，麵，連水也難得。肚子餓起來，我看是後來還要回到我們這里來的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再叫他著書。」賬房先生高興了起來。「不過餽餽真也太費。那時候，我們只要說宗旨已經改為提拔新作家，兩串稿子，給他五個餽餽也足够了。」

「那可不見得行。要發牢騷，鬧脾氣的。」

「餓過了肚子，還要鬧脾氣？」

「我倒怕這種東西，沒有人要看。」書記搖着手說。「連五個餽餽的本錢也撈不回。譬如罷，倘使他的話是對的，那麼，我們的頭兒就得放下關官不做，這才是無不做，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……」

「那倒不要緊，」賬房先生說，「總有人看的。交卸了的關官和還沒有做關官的隱士，不是多得很多嗎？……」

窗外起了一陣風，刮上黃塵來，遮得半天暗。這時關尹喜向門外一看，只見還站着許多巡警和探子，在默聽他們的閒談。

「默站在這里幹什麼？」他吆喝道。「黃昏了，不正是私販子爬城偷稅的時候了麼？巡邏去！」門外的人們，一溜煙跑下去了。屋裏的人們，也不再說什麼話，賬房和書記都走出去了。關尹喜才用袍袖子把案上的灰塵拂了一拂，提起兩串木札來，放在堆着充公的鹽，胡麻，布，大豆，餽餽等類的架